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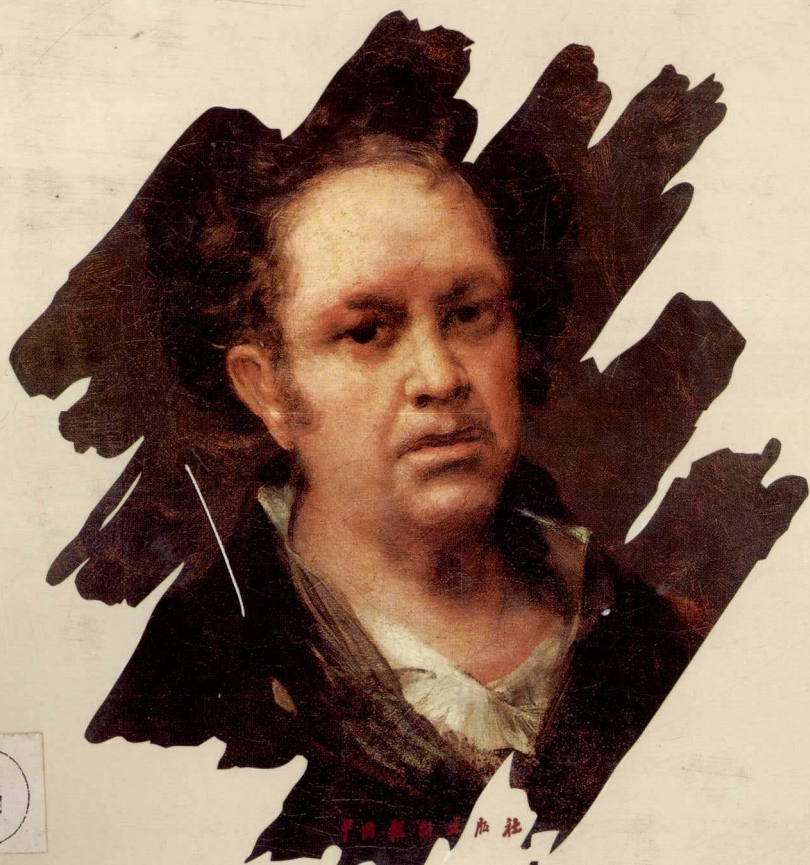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The Call of the Wild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野性的呼唤

〔美〕 杰克·伦敦



中国文联出版社

1340604

野性的呼唤



李鹏 译

目 录

白 牙	(1)
第一部	(1)
第一章 灰狼崽	(1)
第二章 世界的墙壁	(5)
第三章 肉的法则	(13)
第二部	(17)
第一章 造火者	(17)
第二章 束缚	(25)
第三章 无家可归	(32)
第四章 神的足迹	(35)
第五章 契约	(39)
第六章 饥荒	(44)
第三部	(49)
第一章 同类的敌人	(49)
第二章 疯狂的神	(56)
第三章 满怀憎恨	(62)
第四章 纠缠不休的死神	(65)
第五章 绝不屈服	(73)
第六章 恩主	(78)
第四部	(88)
第一章 远行	(88)
第二章 南方	(92)
第三章 神的世界	(97)
第四章 种族的呼唤	(105)
第五章 睡梦	(109)
海 狼	(116)
第一章	(116)

第二章	(121)
第三章	(125)
第四章	(134)
第五章	(138)
第六章	(144)
第七章	(153)
第八章	(155)
第九章	(161)
第十章	(171)
第十一章	(175)
第十二章	(182)
第十三章	(191)
第十四章	(196)
第十五章	(201)
第十六章	(211)
第十七章	(217)
第十八章	(222)
第十九章	(229)
第二十章	(232)
第二十一章	(235)
第二十二章	(239)
第二十三章	(244)
第二十四章	(254)
第二十五章	(263)
第二十六章	(269)
第二十七章	(274)
第二十八章	(278)
第二十九章	(283)
第三十章	(285)
第三十一章	(291)
第三十二章	(295)
第三十三章	(299)
第三十四章	(304)

第三十五章	(311)
第三十六章	(317)
第三十七章	(320)
一块牛排	(326)
棕 狼	(340)
沉寂的雪原	(355)
墨西哥人	(364)
第一章	(364)
第二章	(368)
第三章	(370)
第四章	(375)
野性的呼唤	(384)
第一章 进入原始的荒野	(384)
第二章 棍子与牙齿的法则	(391)
第三章 原始野兽的统治欲	(397)
第四章 谁赢得了统治权	(407)
第五章 苦劳役	(413)
第六章 为了一个人的爱	(422)
第七章 呼唤之声	(430)
渴望生命	(442)
结 局	(459)
西 进	(471)

白 牙

第一部

第一章 灰狼崽

他跟他的哥姐不一样。他们的毛发显露出的是遗传其母亲金琪的微红色；可是，只有他在这方面酷似父亲，窝里，他是惟一的灰色小家伙。他和直系祖宗长得一模一样，其实在体形上，他长得跟老狼独眼龙一个样，只有一点例外，他有两只眼，而他父亲只有一只。

灰狼崽眼睛睁开时间虽不长，但已能稳实清楚地看东西了。而且，就是当他眼睛还闭着的时候，他已有感觉，能品尝，会嗅味，他很熟悉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甚至会跟他们争斗，从小喉咙里发出奇怪尖厉的声音（其实是嗥叫的前兆）。他双眼睁开未久，就凭触觉、味觉和嗅觉熟悉了自己的母亲——温暖、流食和爱抚之源。老母狼的舌头温软而充满爱抚，当她跨过他那条柔软娇小的躯体时，那舌头就会舔平他的皮毛，让他紧偎于自己的身体，随后让他打个盹儿，睡睡觉。

在出生第一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他就是这样在睡眠中度过的，可现在他可以很好地看东西了。他可以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醒着，开始自然而然、顺顺利利地了解自己的世界。他的世界是幽深昏暗的，可他不明白这点，因为他不知道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还有朦胧的光亮，但他的双眼从未适应过其它光亮。他存在于狭小的世界，其界限就是洞穴的墙壁，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宽广

的外部世界，所以他不因生存空间的狭小而感到压抑。

可是，他早就发现自己世界的一面穴壁和其它几面大不相同，那是洞穴出口，是光源。还在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有任何自觉意识之前，他就发现了这一点；还在他睁开双眼，朝那张望之前，这面穴壁就有一种令他无可抵御的诱惑。从那儿射进的光线撞击他那紧闭的眼睑，于是令他那由光学神经构成的眼睛闪烁着星火微光，涌动暖色奇异的快感，就好像一株植物的奇妙的化学变化驱使植物向往太阳一样，他的肉体的生命力，他的肉体的一切组织的生命力，他肉体物质基础的生命力以及他个体生命以外的生命力对那光线的渴望，驱使他的身躯向往那光线。

起初，在他刚露出有知觉的生命之前，他总向着洞口匍匐爬行，这一点，他的哥哥姐姐与他相同。这段时间，他们中没有谁会向后壁阴暗处爬行，日光诱惑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植物一样，日光是支撑他们生命力的化学变化的必需品；他们那幼小的玩偶似的躯体，好似葡萄藤的卷须，漫无目的而又依循化学变化的方式缓缓移动着。后来，当他们都长成顶个的样子，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冲动和欲望时，阳光对他们就更具吸引力了，他们总朝那儿爬行，但都会被母亲拽回来。

如此，灰狼崽明白了母亲不只是有一条柔滑又充满爱抚的舌头，还有其它特征。在他执拗地爬向那光亮时，他发现她身上有一只鼻子，连同一个尖嘴，教训着自己；后来又发现她有一只爪子，压倒他并用敏捷灵巧的拍击，叫他翻滚了一遍又一遍。于是，他知道了什么是伤害，在受到最重的伤害时，他会躲避，首先是不惹这种祸；其次，如果招惹了，就要躲避和逃跑，这些都是有意识的举动，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世界总结出的结果。此前，在他自然而然地爬向光亮时，他会自然而然地远离伤害；此后呢，他远离伤害是因为他知道那是伤害。

他凶猛，他哥哥姐姐也一样，这本在情理之中。他是食肉动物，出身于捕食肉类的世家，他父母靠肉食养活自己，他用他那初始的生命力吮吸的乳汁就是由肉食转化而来的。现在，他出生一个月了，睁开眼睛还只有一星期，就开始自己吃肉——这肉先由母狼消化一半，然后再吐出来喂给五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小家伙，他们对乳汁的需要量实在太大了。

还有，他是这窝小狼崽中最凶猛的。他发出的嗥叫声比他们中任何一个的都更大更尖厉。他稍微发一点儿怒，就比他们可怕得多。他，最先学会用狡黠灵动的爪子拍击来耍弄另一个家伙，叫他到处翻滚；还有，正是他第一次抓住另一个家伙的耳朵，拉拽着，并咬牙发出呜呜的声音；当然，也正是他，带来了最大的麻烦，老母狼总得制止住他向着洞口爬行。

光亮对灰狼崽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冒险向光亮处爬一码远，但又被拽回来。只有他不知道那儿是出口。他根本不知道出口是怎么回事——这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通道。他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就更别说知道有到别处的通道了。因此，对他而言，洞口就是一面墙——有光亮的一面墙，犹如太阳对外面的居住者，对他来说，这面墙就是他世界中的太阳。他被这面墙吸引着，就好像飞蛾被烛光吸引着，他总想接近它。是他体内快速膨胀的活力，一个劲地驱使他朝向那光亮；是他体内的那种灵性，在告诉他那是出口，是他注定会走上的通道，可是，他并不明白这些，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

这面有光亮的墙有点儿特别。他父亲（他已开始明白，他父亲也是这世界中的一员，是和他母亲一样存在着的。他睡在那光亮的旁边，常为他们带来肉食）——能够直走到那亮晃晃的墙边，然后从那儿消失，灰狼崽不可能明白这一点，他母亲不让他走近那面墙，但他走近过其它几面，他那嫩小的鼻尖碰到了坚硬的障碍，这弄疼了他。冒险了几次，他觉得那儿只有墙。他没想出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能从那面墙那儿消失是他父亲的本事，如同能提供乳汁和消化了一半的肉食是他母亲的本事一样。

其实，灰狼崽没有思维的天性——起码没有人类习惯意义上的思维，他的大脑是以混沌的方式运行的，可是，他的结论并不比人的结论模糊。他有一种认同事物的方式，从不寻根究底。事实上，这是归类行为。他只要明白一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就足够了，至于它为什么发生，他从不为之烦恼，于是，好几次他的鼻子撞到后墙，他就认同了这一点——他是不会从墙那儿消失的。而且，他还认同了，他父亲可以从墙那边消失。但他一点儿也不为他弄不清父亲与自己的区别何在而苦恼，他的心理结构中不包括逻辑和物理学。

像大多数野生动物一样，他也很早就开始体验到挨饿的滋味了。有一段儿时间，不但没有了肉食，就连母亲的乳汁也不再有了。刚开始，这帮家伙呜咽地叫着，但大多数时间他们是在睡眠中度过的。不久前，他们饿得昏昏沉沉。他们之间再也不会产生争吵打斗，再也没有一丝怒气，也都不想再嚎叫了，这时候，他们也不再冒险朝那白晃晃的墙爬行了。他们睡着觉，其实，他们身上的生命只是在微微地跳动，他们完完全全地垮了下来。

独眼龙绝望了。他伸展着长长的四肢，在洞穴里睡觉，却几乎睡不着，因为洞穴里只有烦恼，没有快乐。母狼也丢下她的孩子们，出外找寻肉食。在小家伙们出生后头几天，有几次，独眼龙远走一家印第安人营房，抢走了被诱捕的野兔，然而，随着冰融雪消、河水解冻，营家迁走了，于是，他再也弄不到肉食了。

当灰狼崽恢复活力，又开始感兴趣于那面亮晃晃的墙时，他发现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数目在减少，只有一个姐姐仍在他身边，其余的都不见了。因为姐姐再也举不动她的头，再也不能来回转悠了，所以体力日益增强的他只能孤单地玩耍，他那瘦小的身躯跟他正在吃的肉块一起转圈。食物已经来得太迟了——对她来说。她一直睡着，一圈皮肉包裹着她那瘦小的骨架，其中生命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命归西天了。

之后一段儿时间，灰狼崽再也看不到父亲出没于那面墙和在那附近睡觉了。这事发生在第二度、但又不那么严重的饥饿期结束时。老母狼知道独眼龙回不来的原因，可她不能把自己看到的场面告诉灰狼崽。她沿着那条河的左岔流亲自捕猎肉食，那只大豹猫栖居在那儿；她追踪着独眼龙的足迹，那足迹已间隔一天了，在足迹消失之处，她发现了独眼龙——不，是他的遗骸。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恶斗在那儿发生过；豹猫获胜后缩回了自己的居所。老母狼离开前发现了其洞穴。通过那些迹象，她知道豹猫就在里面，但她不敢贸然闯进去。

这件事发生之后，老母狼就避开左岔流去别处捕猎了。她清楚豹猫的洞穴中有一窝小崽子，而豹猫又是一个凶猛、暴躁、残酷地进行争斗的家伙。如果有六只狼一齐围攻一只豹猫，狼群发出呼噜的怒吼，直立鬃毛，作好打斗的准备，让它进退两难的话，情况一定会有利得多，而一只孤狼遇上一只豹猫——尤其当豹猫还必须喂

养一窝饥饿难当、嗷嗷待哺的小崽子时，情况就糟糕透了。

但野生界毕竟是野生界，母性还毕竟是母性，（其实，不管是否在野生界，母性不论何时都有一种保护幼崽的本能），到了保护她的灰狼崽的时候了，她要闯进左岔流，深入岩中洞穴，单独面对愤怒的豹猫。

第二章 世界的墙壁

直到他母亲离洞远行去捕猎之时，灰狼崽才总算完全弄明白了那项禁止他走近洞口的法则，这法则不单是很多次他母亲的鼻子和爪子对他的迫使，是强行施加的，而且还是他本身正在成长的恐惧的本能。在他短暂的洞穴生活中，他从未碰上任何叫他害怕的东西，然而，恐惧正钻入他的身心，那是从遥远的祖宗那儿，经过千万条生命传递给他的，那是他直接得自独眼龙和母狼的遗传；而他们也正是从远古狼的世代代承继了这种本性。恐惧！——荒野的遗产，这是任何动物都躲避不了的，是任何美味佳肴都无法替代的。

于是，灰狼崽晓得了恐惧，尽管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构成了恐惧。也许，他领悟成那是对生命的限制，因为他已懂得了这限制的存在；他感到那限制，是在他不能填饱肚子，懂得饥饿的时候，逼迫着他的，是穴壁这坚固的障碍，母亲鼻子那有力的推顶，她的爪子那沉重的拍击，还有那几次饥荒时肚饿难捱，这些无不使他觉得这世界一切都不自由；对生命而言，存在着种种的限制和约束，而这些限制和约束就是法则，服从它们就能逃避伤害，促进幸福。

他没有以人类的这种方式来思索这个问题。他只归类那些能导致和不能导致伤害的东西。通过归类，他就能避过能导致伤害的东西，避过限制的约束，以便找到满足，酬劳生命。

就此，为了服从那项由母亲制定的法则，服从那弄不懂、又无法表达的东西——恐惧的法则，他再也不走近那洞口了。他仍以为那是一堵有光亮的、白晃晃的墙壁。当他母亲在外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就安静地待着，不让自己痒痒的喉咙发出呜咽，不弄出嘈杂的声音。

有一回，他躺着，但，是醒着的，他听到白墙那边有一种他不熟悉的声音；他不知道那是一头貂熊，站在外头，那貂熊一面为自己的大胆而浑身发颤，一面又小心谨慎地嗅着洞内的动静。灰狼崽只晓得，那嗅的声音不寻常，是一种无可归类的东西，因而是弄不懂的，令人畏惧的——弄不懂的东西是构成恐惧的一个主要因素。

灰狼崽背部毛骨悚然，但没发出响声。他怎么晓得自己毛发倒竖要对付的家伙正是那发出嗅声的家伙呢？他生来就不晓得这一点，但这就是他内心恐惧的直接表现，这在他自己的生命中，是解释不了的。但恐惧这一本能还伴随着另一本能——隐蔽。灰狼崽虽然万分惊恐，但却只是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躺着，呆然不动，看起来就如死了一般。他母亲发现了貂熊的踪迹之后，嗥叫着奔到家中，冲进洞穴，带着过度的激情拼命地舔舐着他，对他呼气安抚；灰狼崽发现自己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已躲过了这次重大的伤害。

灰狼崽身上正涌动着其它力量，其中最大的力量就是生长，本能和法则要求他顺从；可生长却要求他不去顺从。迫使他远离白墙的是他的母亲和恐惧。而生长即生命，注定要永远追求光明。所以，那在他身上涌动着的生命的激流，那随他吞下的每一块肉、吸进的每一口气涌动着的激流，是任何屏障都不能阻止的。终于有一天生命的冲动将恐惧和顺从一扫而空，于是，灰狼崽伸展四肢，又开始向洞口匍匐前进了。

和他早已熟悉的其它墙壁完全不同，这面墙壁总是若即若离，没有坚硬的屏障抵触他那试探性地向前突出的柔弱小巧的鼻子。那墙壁的质地材料好像可以穿透，像光线一样柔韧。在他看来，好像环境具有形状的视角表像，他走进了他一向以为是墙壁的东西，沉浸在这组成墙壁的质料中。

真的好奇怪，他居然爬行穿过了那“坚固”的东西。那光线愈来愈强，恐惧使他缩了回去，然而，生长的动力又驱动他前行。突然，他发现自己到了洞口。那面墙，他一向以为自己在它的里头，现在从他面前向后已遽然离开很远的距离了。阳光明亮得令他有点难受，他被弄得头晕眼花。他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开始适应光明，注视渐远的东西。刚开始，那墙跳出了他的视野，现在他又看见了，只是它已变得辽阔而没有边际；还有，它变了样，现在它是一面乱七八糟的墙，既有河道两旁的树木，又有对面立于树林之巅的山

峦，还有在高耸山峰之上的蓝天。

一种巨大的恐惧袭向他的身心，这还是那可怕的、弄不懂的东西，他蹲踞在唇形的洞口，注视着整个世界，他万分害怕，因为这个世界是他弄不懂的，因此，他觉得这个世界是敌视自己的。于是，他脊梁上的毛发根根直竖，嘴唇微微颤动，想发出凶猛威慑的狂嗥，用自己柔弱的力量和恐吓的态势，挑战逼视这个宽阔无垠的世界。

一切都安然无恙。他仍注视着。为自己着想，他忘记了狂嗥，忘记了恐惧，这一段时间，生长已驱尽了恐惧，同时，生长表现为好奇。他开始注意附近的東西——一段空旷的河流，这河流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一棵枯萎的松树，伫立在通向他这儿的斜坡上，那斜坡在他蹲踞着的洞口底下两英尺处消失了。

从此，灰狼崽就永远生活在平坦的地面上了。他从没有摔过跤，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于是，他大着胆子向空中纵身一跃，可他的两条后腿仍贴在洞口的地上，而他的头向前跌了下去，鼻子重重地撞到了地上，疼得他嗷嗷狂叫，随后就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他万分惊恐，终于，那弄不懂的东西抓住了他，狂野地抓住了他，马上就要让他吃可怕的苦头，现在，恐惧驱散了生长，和所有受了惊的幼崽一样，他呜呜地叫着。

那弄不懂的东西压迫着他，他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于是，他呜呜地叫个不停。这和蹲伏时感觉到的那种凝固的恐惧不同，因为那会儿那弄不懂的东西只是鬼鬼祟祟地擦身而过，这时，那弄不懂的东西却死死地抓住了他，沉默是毫无用处的，再说，不是恐惧，而是恐怖狂野地将他颠来倒去。

斜坡比较平缓，上面覆盖着一层青草。灰狼崽有力气却用不上。在他好不容易停下来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呜呜的哭叫。还有，他在平时的生活中，已无数次地梳理过自己，但这次他还得舔掉弄脏自身的干土，这是理所当然的。

之后，他蹲伏着，环顾四周，犹如地球人第一次登上火星，灰狼崽穿越了那世界的墙壁，那弄不懂的东西放过了他，他这次没吃什么苦头，可是，他的陌生感恐怕不比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少，事先什么都不知道，也毫无告诫，他就成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中的探险者。

既然那可怕的弄不懂的东西放过了他，所以他也就忘却了那东西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他只意识到自己对周围一切的一切都产生了好奇心。他一会儿看着身下的青草，一会儿看着刚好够不到的绿草莓，一会儿又看着那棵枯死的树干——树林中间那片空地边角上竖立的一棵枯松树的树干。一只松鼠环绕着那树干的根部来回乱窜，突然重重地撞上他，吓了他一大跳。他害怕得乱叫，可那松鼠也吓得心惊胆战，立马爬到树上，从一个安全的地方回头疯狂地吱吱直叫。

这件事给灰狼崽壮了胆，于是，虽然他接着碰到的那只啄木鸟让他吃了一惊，但他仍大着胆子往前走。有一回，一只冒失的啄木鸟飞到 he 旁边，他就用灵巧的爪子抓它，这就是他的胆量所在，结果，他的鼻尖被狠狠地啄了一下，搞得他害怕得狂叫，他的叫声太大以至于鸟害怕了，于是，那只鸟飞向安全处了。

灰狼崽增长了见识，他那混沌的小脑袋里已能进行无意识的归类，这里有活的东西和没有生命的东西。还有，他得时刻警惕着那些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总在一个地方，只有活的东西才会移动，而且它们会弄出什么事来谁也说不清，会算计活的东西的家伙就是难以捉摸的家伙。对此，他要心里有数。

他笨拙异常地行走着，他碰到过树枝之类的东西，比如一条细枝，他看着还觉得很远，接着就会被它打中鼻子或抽扫肋骨；地面凹凸凸凸，一脚高了就踢到鼻子；一脚低了就会碰到另一只脚爪。接着，遇到了小石子、石块，当他踩在上面时，就被弄翻在地。从这些事中，他开始懂得，没有生命的东西，并不都像自己的洞穴一样，总是稳稳当当的；还有，在没有生命的东西中，小一点儿的比大一点儿的更容易让人跌倒或翻滚。但是，吃一次亏，学一回乖。他走的路越多，就走得越稳。他不断让自己适应着。他学着研究自己肌肉的运动，把握自己身体的缺陷，估计着各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远近，还有这些物体和他本身的距离远近。

作为一个生手，他很幸运，他生来就是一个捕杀肉食的家伙（尽管他不明白这一点），他第一次猛然闯进了这个世界，刚好在洞穴门口就碰到了肉食。纯属巧合，他发现了那隐蔽得很好的松鸡窝。他开始向那儿走过去，他沿着一根断了的松树枝，小心翼翼地走着，在他脚下的，那枯了的树皮一层层剥落，于是，随着一声惨

叫，他顺着弯斜的道儿向下滚过去，从小堆灌木丛的枝叶中间冲出来，停在了灌木丛中间地面上的七只小松鸡中间。

松鸡弄出许多噪音，起初是吓住了他。接着，他发现它们是一帮小东西，于是胆子大了起来，它们移动着，他用自己的爪子捕住了其中一只。他有一种享受的快感，他嗅着它，抓着它，喂到自己嘴里。那家伙拼命挣扎，弄得他舌头痒丝丝的，同时，他开始意识到了饥饿感。他一咬牙，那家伙松脆的骨头嘎吱嘎吱地响着，他嘴里流淌的满是热血，味道好极了。这就是肉，和他母亲喂给他的毫无二致，只是他咬在牙齿中间的那家伙还活着，因此，那感觉就更棒了。就这样，他把那家伙吃掉了。他并没有停，而是一口气吞食了一窝。然后，他和他母亲一样，舔舔唇，爬出了灌木丛。

他碰到了由羽毛扇动的一阵风，这风的冲劲和愤怒的翅膀的拍击，弄得他昏头昏脑。他把头埋在两爪间，呜呜直叫。扇动越发猛烈，母松鸡满腔愤怒。于是，小灰狼崽也开始不高兴了，昂起小脑袋，嗷嗷狂噪，用爪子出击。他合上自己的小牙齿，猛咬住一只翅膀，狠狠地撕扯，松鸡挣扎着想脱开，用那只还能活动的翅膀一阵阵拍打他。这是他头一回格斗，于是他兴奋得全然忘却了他弄不懂的东西。他现在无所畏惧，他要狠命地争斗，撕碎那正在攻击自己的活的东西，更何况这活的东西是肉呀！他全身心都充斥着捕杀的欲望。他刚才就捕杀了一帮小的活家伙，而现在他要捕杀一只大的活家伙，他太匆忙，太有福气，竟然身在福中不知福。他要用全新的方式、从来没有过的壮烈方式去做，让自己激动、狂热。

他咬住那只翅膀，并从牙关中迸出咆哮。松鸡从灌木丛中拽他出来，调过头，又想拽住他回到灌木丛的隐蔽处时，灰狼崽就从那儿把她拖了回来，拖到空旷处。从始至终，她声音叫得最响，一边用那只活动的翅膀扇打着，一边羽毛似落雪纷飞。他激起的叫声恐怖极了，他种族遗传下来的全部战斗血液同时在他体内汹涌澎湃起来。这，就是生活，尽管他不懂得这一点。他正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他正在干着从前由别人替他干的事——捕杀肉食，并且要经过格斗。他证明着自身的存在，这就是生命最伟大的壮举，唯有生命竭尽全力于其所能干之事，它才止于至善。

一会儿过后，松鸡不挣扎了，可他仍咬着她的翅膀，他俩躺在地上，彼此乱视对方。他想发出威赫吓人的嗥叫声。她啄了他鼻子

一下，由于前几次的经历，这时他的鼻子疼痛难当。他有一丁点儿畏惧，但仍咬着她的翅膀。她啄他的鼻子，一次又一次地，他疼得呜呜地叫。他想抛下她，已顾不得再咬着地向身后拉了。雨点儿般的啄击落在他那可怜的小鼻子上，他体内战斗的血液退潮了。于是，放下自己的猎物，他仓皇而逃，窜到一处旷野，灰溜溜地。

在空地那边，他挨着灌木丛躺下来休息，伸着舌头的他胸腔剧烈地起伏，鼻子还一直痛着，弄得他呜呜直叫，但是，当他躺下时，蓦然间，他又感觉到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在迫近。那弄不懂的东西带来的所有恐惧突袭了他，他本能地退入灌木丛的隐蔽处，正值此时，一股气流向他袭来，一个有双翼的庞大物杀气腾腾而又悄没声息地一掠而过，原来是一头老鹰从空中俯冲而下，差一点没抓着他。

当他刚从失魂落魄之中恢复过来，恐惧地窥视四周时，空地那头儿的母松鸡却在为小巢之劫及其残留的痕迹躁动不安，失去骨肉的伤痛使她根本没注意到那从天而降的飞行物。可灰狼崽瞧见了，那是对他的警诫和教训——那鹰猛地一扑而下，身体从地面一掠而过，爪子敏捷地钩住了松鸡的身体，她正因过度的痛苦和惊恐发出粗厉的叫声，之后，那鹰直冲云霄，抓走了松鸡。

过了好一会儿，灰狼崽才离开他藏身的地方。他现在可见多识广了。活的东西就是肉，吃起来味道真不错；活的东西要是个头太大，就会弄出伤害。最好不过的就是吃小松鸡之类的小活物，不去碰母松鸡之类的大活物。话虽如此，然而他的雄心还是隐隐作痛，胸中总是那无法打消的念头，想跟母松鸡一争高下——可惜的是，她被老鹰抓走了。也许，还会有其它母松鸡，走着瞧吧。

他沿一条偏僻的斜道走到河边。他从前根本没见过水，看来这地方很好下脚，表面是平的，根本没有坑坑洼洼。他大胆地跳了上去，马上就往下沉了，他因恐惧而狂吠，落入那弄不懂的东西的圈子里了。那东西凉飕飕的，让他透不过气来，他急促地喘息着。他的肺里涌进了水，那一向伴随自己呼吸运动的气儿，却一点儿都透不过来了。他遇上的这窒息，有如死亡之剧痛，对他而言，这就意味着死亡。他根本不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儿，可是跟野生界每一个动物相同，他有直觉死亡的本能。对他而言，死亡是极大的伤害，死亡正是那弄不懂的东西的要害所在，正是那弄不懂的东西搞

出的一切恐惧的总和，是他可能遭受的最大的不可想象的灾难，对此，现在他是一无所知，却又畏惧万分。

他开始浮出水面，张大了嘴巴，清爽的空气一下涌了进去，他不再下沉。仿佛是长期形成了的习惯，他调动四肢，竭尽全力地划着，并开始游动。靠近他的岸边离他只有一码远，可他浮出水面时是背对这边的；他双眼最先看见了那边的岸，于是他径直朝那边游去，这是一条小河，可这里的深潭扩大到了二十英尺宽。

游到半途中，水流掀起了他，使他顺河冲了下去，他被卷入了深潭底部的一股急流中。在这里，根本游动不了，俯仰之间，静流开始咆哮，他时而被卷沉下去，时而又被抛出水面。他总在剧烈地颠簸，一会儿被打翻或来回荡动，一会儿被推撞到岩石上，每碰上一块，他就鸣一声，于是他前进的路线就是由这一连串鸣声组成的，从这叫声中，或许可以推算出他碰到了多少岩石。

急流下方又是一个深潭，在这里，在旋流的作用力下，他被缓缓地冲到岸边，同样又被缓缓地送到沙滩上。他慢慢爬行，狠劲地抖落身上的水，然后，就又躺下。他对这世界又增长了一份见识，水不是活的东西，但会流动；它看来坚固如地面，可一点儿也不是这么回事。他的结论是，有些东西并不总是它们显示出的样子。灰狼崽对弄不懂的东西的恐惧是他遗传来的怀疑。现在经过这见识，他的怀疑更进一步了。自此之后，对于事物，他总用怀疑的眼光对待显示出的样子，他必须事先弄清楚事物的实质，然后才能信任它。

这天，他注定还有一次历险。他总是记着，在这世界上，还有他母亲这样一个东西。于是，他有这么一种感觉，他需要母亲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由于几次历险，不单只是他身体过度劳累，就连他的小脑袋也疲惫不堪了。在他以前度过的所有日子里，从未有过一天像今天这样艰难困厄。况且，现在他已昏昏欲睡。于是，他起程去寻觅母亲和自己的洞穴，同时，一种压倒一切的孤独和无援之感突然笼罩了他。

他正爬行在一些灌木丛中，忽听一声尖厉而威赫的鸣叫，眼前闪过一道黄光。他看见一只黄鼠狼敏捷地跳过他身旁。那是个活的小东西，他一点都不畏惧了。接着向前，他看见一只更小的活物在他脚边，是一只只有几英寸长的小黄鼠狼，和他自己一样，倔强牛

足地出外闯荡。它想从他面前缩回去，而他却用爪子让它翻了个身，它发出一种奇特刺耳的声音。一刹那间，他眼前又闪过一道黄光，耳旁又是那声威赫的鸣叫；同时，他脖子的一边受了重重的一击，母黄鼠狼那锋利的牙齿已咬着他的皮肉。他呜咽着，落荒而逃，一面看见母黄鼠狼跃向她的幼崽，并和它一同消失在毗邻的密林中。她的牙在他脖子上留下的伤口仍在作痛，但，他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更令他难以忍受。他蹲伏着，微微地发出呜呜声。这黄鼠狼个头这么小，却这么凶猛野蛮！他还要弄清，是否就个头和体重而言，黄鼠狼是野生界一切杀手中最凶猛、最狠毒、最可怕的家伙。这知识的一部分很快就成为他的了。

母黄鼠狼再次出现在他跟前时，他还在呜呜叫唤，既然她的幼崽已经很安全了，所以她没有冲过来。她更加小心地向前走，如此，灰狼崽就有充分的时间看清楚她长得什么样：她有一副瘦精精的、如蛇一般的身体，她直挺挺的脑袋显现出一种永不满足的神情，这脑袋也如蛇一般；她发出尖细、恐吓的叫声后，背脊上的毛发亦随之嗖地竖起来。灰狼崽警惕地朝她狂叫。她越来越近，猛地一跃，迅速得让他那稚嫩的双眼还来不及看，那瘦精精的、黄色的身体立刻就消失了。刹那之间，她又出现在他颈前，那锋利的牙齿已叼住了他的毛皮。

起初，他狂吠着，要与她格斗，可是，他太小了，又是头一次出来，于是，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哭叫，格斗的念头变成了逃离的想法。黄鼠狼却怎么也不松开牙关。她叼住他不放，狠命地把牙齿向下要咬住他那根粗壮的血管——他生命的血液就是从这儿往上流的。黄鼠狼是个吸血老手，她总是从咽喉——生命之关键处下手。

假如不是母狼从丛林里疾速奔来，灰狼崽恐怕就已经一命呜呼了，那么关于他也就没有故事可以继续写下去了。黄鼠狼放掉灰狼崽，闪电似地扑向母狼的咽喉，没有叼上，只叼住了母狼的下巴，母狼倏地一甩脑袋，像打了一个响鞭，就摆脱了黄鼠狼的抓扯，把那家伙高高地抛到了空中。当那精瘦的、黄黄的身体还在空中时，母狼的嘴就已经衔住了她，黄鼠狼心中明白自己将丧身在这嘎吱作响的牙关间了。

灰狼崽再一次体验到母亲的爱抚，老母狼找到他的那份高兴劲儿似乎比他自己被找到的高兴劲儿还要强烈得多。她缓缓地向他呼